



## 年味是一本厚重的书

郑瑞萍

每个中国人都有一个心灵的港湾,那就是过年。每一个中国的家庭都有一个不可抗拒的归宿,那就是回家过年。每个家庭的年味,都是一本厚重的书,酸甜苦辣尽收其中,无论喜欢读也罢,讨厌过也罢,它都一字一行地走来,它都一章一节地演绎,不给人以修改重走的机会。

日升月落,花开花谢,我行走在这个世界已经五十个春秋,我家的年味也演绎了五十个春秋。

童年的年味是一本书的封面和彩页,直观、斑斓、绚丽,每一个底色都是暖洋洋的。年味是腊八后口里念着的儿歌:“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二十三,送灶王;二十四,写大字;二十五,扫尘土;二十六,装烧酒;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炖猪肉;三十,玩一宿。”那时候每一个平常日子都好像一个节令,看着大人忙忙碌碌,看着一天天渐渐多起来的美味,看着互相走动串门的亲戚,幸福应该就是这个样子。于是吃着一年中最美味的零食,穿着一年中最好看的衣服,淘着一年中最敢淘的气,日子是金色的,年味是金色的,童年更是金色的,我的年味书也是金灿灿的。

日子当然不会一成不变,渐渐蓬头稚子长大了,披着漫天的星斗步行十余里上学,载着月亮的寒辉回到家中,我的年味书就翻到了开始篇章。少了碎碎念的儿歌,少了灯笼光影下蹦蹦跳跳,多了厚重的

作业和永远演算不完的习题。过年的几天,不是蒙头大睡就是偷偷“拜访”金庸、琼瑶,那些书籍都是在逼仄的路口破旧的书摊上租来的,有着油腻腻脏兮兮的腌臜气,却是学生时代我的最好食粮。读一阙小令,才知道语言可以这么美;读一段爱情的告白,才懂得爱情可以跨越灵魂;读一段驱逐魅魔的故事,才晓得侠士的豪迈……母亲自然不满意这些,因为她的手上永远有干不完的活,嘴里永远有念叨不完的挂念。这时候的年味是绿色的,恰如那个懵懂的青春,我的年味书上长满了青涩的杂草,任其疯长,不会铲除分毫。

成家立业的年味变得琐碎、凌乱,我的年味书似乎到了启承篇章。少年的稚气荡然无存,而成熟的思想却没有完全定格,一片混乱与茫然。年味成了考题,总也做不出满意的答卷。早早地要给领导准备过年的礼物,这礼物异常纠结,买便宜的担心领导不满意,买贵的又囊中羞涩……于是,无休止的比较、思忖,最后交出乱七八糟的答卷。公公婆婆、父母、孩子、七大姑八大姨每一个人的新年礼物,都是一串数字符号,直逼我干瘪的钱包。在迎来送往中,懂得了母亲当年的羁绊,知道了她的心酸,也唯有母亲会告诉我给她买双袜子就行,而她会当全家人的面说:“老闺女给了我五百块钱。”而那五百块钱转眼成为我孩子的压岁钱……这样的年味是橘红色的,看似

混乱中却总有一重温暖,温暖那个似乎长大又做不出题目的我。

中年之后的年味到了一本书的高潮,读到这里,才真正懂得人生的高潮不仅仅是幸福的,年味也不仅仅是团圆的,更多的是痛苦的,是挣扎的,是无力的。那一年,父亲在过年前一个月离开了我们,年就不再有色彩;那一年,腊月二十九二舅离开了人世,我们强颜陪伴在不知情的母亲身边;那一年,腊月二十四我们送走了89岁高龄的母亲,天塌了,世界是灰蒙蒙的一片。年味没了,人生之书走到了至暗时刻,年是一个怪兽,父母为孩子打了一辈子,最终还是被怪兽吞噬了。在灰色的年味书篇章里,我们是一群只剩下归途的孩子。尽管侄女做了颜色鲜艳的年夜饭,但是我们都觉得那鲜艳的饭菜里渗透着灰色,扫不去,挥不掉。

一本书一定会有尾声的,我的年味书还没有走完,自然也没有写完,那么如果让我可以设定的话,我希望它是蓝色的,平静祥和,忘却过去,不展望未来,只在当下。在年味的花圃里种上自己喜欢的本色花草,不必名贵,每天都开出属于自己的样子就好。每一个年味都是一首小诗,五言、七言都无所谓,全凭自己的心愿,写在蓝色的纸张上,吟诵在无垠的月光下。每一个年味都是一盏清茶,淡雅、久远,休对旧人思旧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在最后的时光里活出恬静的自己。

## 童年的“滑冰场”

闫英学

故乡的那个村子后面不远处,有一条小河,虽然不宽,但也有五六十米。河上有两座桥,一座是火车通过的“铁桥”,另一座是行人和车辆通过的石桥,两座桥相距大约5公里。这条小河属于季节性河流,夏季雨水充沛时,河水很多,鱼虾、河蚌随处可见。冬季时小河封冻后,只剩下中间的一溜儿,也就在十米八米宽。

这条小河,是我们童年时的“游乐场”和宝贝河,许多童年的趣事都发生在这里。夏季游泳、捉鱼、抠河蚌,采艾蒿草,秋季割柳枝条编筐、编篓,冬季时,小河就成了我和小伙伴的“滑冰场”。

滑冰,要有滑冰的工具。乡下的孩子不学自通,自己动手做起“滑冰车”。找来几块木板钉一钉,估计屁股和腿能坐上去就够用,木板的底部钉上两个像轨道似的木条,再找来粗一些的铁线,把铁线用钉子固定在冰车底部的两根木条上,就是一个完整的冰车。

冰车是用来坐的,还要有驱动冰车的工具,也是自己动手,做两个冰钎子。接触冰面的前头用两个钉子,钉进30公分左右的小木棍里,再掐去钉子头,就是冰钎子了。坐在冰车上面,两个冰钎子一

用力,冰车就会飞快地跑起来,好玩得很。

童年时,故乡的雪非常大,小河的两侧大堤都被一道道雪岭拦住了去路,要想进到冰面上,就要有人首先开出一条雪路来。大堤上雪高的地方没过了膝盖,开路的小伙子连滚带爬到了大堤上,我们也跟着爬了上去。

已经封冻的小河,在阳光的照射下,像是一条银白色的“长龙”闪着光亮。

小伙伴从铁桥下的冰面上开始滑冰,什么直行、倒滑、穿插、转弯等花样多种多样。坐在自己做的冰车上,几个小伙伴嗖嗖地一个接一个,冰面下面便会被冰车“犁”出来两道划痕。

大冷的天儿,两手用力挥动冰钎子,浑身都得用力气,我们的喊声在冬日空旷的田野传出去很远

很远。

小伙伴滑冰还要比赛,其实就是看谁的滑冰技术好,冰车好用。冰车做得不好的,滑起来速度慢,干着急也使不上劲。从铁桥滑到石桥,一两个来回就累得差不多了,棉衣也湿透了,冷风吹过来,浑身直打冷颤,只有再次启动冰车,才能暖和过来。

冬天天黑得早,总觉得玩得不够过瘾,可肚子已经咕咕叫了。看见家里房顶上的炊烟升起的时候,知道母亲的晚饭已经做好了,不得不“丢盔卸甲”地回家了,脸上被汗水冲得东一道西一道,总是被家长训斥一顿才能上桌吃饭。

滑冰车玩腻了,就改成“滑冰鞋”了。滑冰鞋也是自己动手,说做就做。

滑冰鞋比滑冰车还要简单。

## 无声的冬季

朴玉文

飞雪

凛冽的西北风——  
在天地间肆意地挥毫泼墨  
一幅浑然天成的  
水墨画迅速拉开  
和喷薄而出的旭日撞了个满怀  
把我撞得面红耳赤  
此时,白也无声  
黑也无声

眼前

一颗颗红豆  
皱巴巴地挂在树上  
把相思妆扮得越来越浓  
最后浓缩成一条导线  
从我这头点燃——  
却炸出了漫天的眩晕  
此时,风也无声  
泪也无声

牧童

山路一样的短笛声  
猛然把我惊醒,也惊醒了——  
比短笛还短的去  
比老牛还老的年纪  
炊烟一样的牵牛绳  
一直把我牵回猫冬的地方  
此时,烟也无声  
火也无声

炕上

大铁锅炖出的芳香  
热气一样在四方桌上翻来覆去  
招惹着窗外冷若冰霜的童话  
吃上一口,该来的还是要来——  
等在前面的春天  
还有那个不离不弃的诺言  
此时,酒也无声  
梦也无声

## 难忘的泥火盆

任胜军

奶奶用一双灵巧的手  
驯服一堆有野性的泥  
泥和兽毛混掺在一起  
再用手捏瓶子压等工序  
一个泥火盆脱颖而出  
成为家人取暖的容器

泥火盆端坐在土炕上  
飘出一股股  
土豆烧出的香气  
辣椒烧出来的芬芳  
酒被烫出释放的香气  
粉条被烧得劈啪声音

擎起来的小小雾霭  
烧得大声吼的玉米粒

还有被奶奶点燃的烟斗  
那烟雾如神秘的面纱  
熏着我们猜不出来的谜

令我难忘的泥火盆  
承载着乡愁与故事  
在那世事风雪中  
焐热生命的苍凉  
围着家里短  
挥不去乡土气息

足了。不过,摔跟头也是常有的事,不是滑冰鞋出问题,就是长长的冰钎子出问题。小孩子爱玩,摔个跟头根本不当回事。耳边不时地传来冰钎子在冰上的“嘎嘎”声和脚底下滑冰鞋的“滋滋”声,一个上午要在“冰道”上跑好几个来回,真是快乐极了。

村子距离小河很近,站在老宅后墙上,就可以看见那条“冰河”。有时去小河附近捡拾树枝烧柴时,还会把捆绑的树枝放在冰河上拖着走,省力多了,在冰河上面打“溜溜滑”,边拽烧柴边玩,说说笑笑就到家了……

故乡的“滑冰河”,是我童年时的快乐源泉,说实在的,直到今天我还在回味在冰上风驰电掣的速度与快感!

